皇明經世文編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四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華亭　選輯

陳子龍臥子　宋存標子建

姚宗昌瑞初參閱

歸太僕文集

志　歸有光

本朝馬志

先生馬政志皆歷敘前代事自周官以至保馬皆史冊可考者故不錄體節取其切合者然所言亦

皇朝洪武六年、置太僕寺於滁州、七年設羣牧監、十三年、增置滁陽儀眞香泉六合天長五牧監、滁陽羣

二十有二、儀眞六合羣各七、香泉羣八、天長羣四、二十三年、定爲十四牧監、尤十八羣、二十八年、廢牧監始令民間孳牧、三十年、置北平及遼東山西陜西甘肅等處行太僕寺是年 太祖以寧遼諸王各據沿邊草塲牧放、乃圖西北沿邊自東勝以西至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勝以東至大同宣府、又東南至大寧又東至遼東、又東至鴨綠江、又北不啻數千里而南至各衛分守地、又自鴈門關外、西抵黃河渡河至察罕腦兒、又東至紫荊關、又東至居庸關及古北口、北

又東至山海關外凡軍民屯種田地不得牧放孳畜其荒閑平地及山場腹內諸王駙馬及極邊軍民聽其牧放樵採近邊所封之王不得占爲已場而妨軍民腹內諸王駙馬聽其東西往來自在營駐因而練習防胡或有占爲已草場山場者諭之　上又以朵甘烏思藏長河西一帶西番自昔以馬入中國易茶邇因私茶出境馬之入互市者少於是彼馬日貴中國之茶日賤命秦蜀二王發都司官軍於松潘碉門黎雅抵朵甘烏思藏五千餘里皆用之彼地之人不

可一日無茶邇因邉吏譏察不嚴以致私販出境爲夷人所賤夫物有至薄而用之則重者茶是也始於唐而盛於宋至宋而其利博矣前代非以此專利蓋制夷狄之道當賤其所有而貴其所無耳國家榷茶本資易馬以備國用今惟易財物使番夷坐收其利而馬入中國者少豈所以制夷狄哉又命曹國公李景隆賫金牌勘合直抵諸番令其酋領受牌爲符以絕姦欺敕兵部諭川陝守邉衛所巡禁私茶出境仍遣僧官著藏卜等往西番申諭之時晉王 成祖統

軍行遼出開平數百里、上聞之、遣人以勑往諭之云、自遼東至於甘肅東西六千餘里、可戰之馬僅得十萬、京師河南山東三處馬雖有之、若遇赴戰猝難收集、苟事勢警急、北平口外馬悉數不過二萬、若遇十萬之騎、雖古名將亦難於野戰、我馬數如是、縱有步軍、但可夾馬以助聲勢。若欲追北擒寇、則不能矣。止可去城三二十里、往來屯駐。遠斥堠。謹烽燧。設信砲。猝有緊急。一時可知。胡人上馬動計萬。兵勢全備。若欲折衝鏖戰。其孰可當。方今馬少。全仰步軍。必常

附城倘有不測則可固守保全以待援歷代守邊之要上在兵間久深患馬少遂戒諭云云故尤留意西番茶馬定金牌之制永樂元年改北平行太僕寺為北京行太僕寺四年應天太平鎮江揚州廬州鳳陽州縣各增設判官主簿一員專理馬政設陝西甘肅二苑馬寺又設北京遼東二苑馬寺五年增設北京苑馬寺監六年增設甘肅苑馬寺監

議

禦倭議

日本在百濟新羅、東南大海中、依山島以居。當會稽東與儋耳相近、而都于邪摩堆、所謂邪馬臺也。古未通中國、漢建武時始遣使朝貢、前世犯邊、自前元於四明通互市、遂罔之鈔掠居人、而國初爲寇始甚。然自宣德以後、金綫島之捷、亦無復有至者矣。今日啓戎召釁、實自中國奸民。冒禁闌出。失於防閑。自今已往、追悔無及、但國家威靈所及、薄海內外、罔不臣貢而蕞爾小夷、敢肆憑陵、魏正始中、宣武于東堂引見高麗使者、以夫余涉羅之貢不至、宣武曰、高麗世荷

上。將、專制海外、九夷黠虜、實得征之、方責之懲、責在元帥。故高麗世有都督遼海征東將軍領東夷中郎將之號。今世朝鮮國雖無專征之任、而亦勢實能制之。況其王素號恭順、倭奴侵犯、宜可以此責之。不然必興兵直擣其國、係累其主、始足以伸中國之威、如前世慕容皝陳稜李勣蘇定方、未嘗不得志於海外。而元人五龍之敗、此繇將帥之失。使中國世世以此若吾不援而責剿艾而并受其侮、非愚之所知也。朝鮮以禦倭適雖之合可使耳顧今日財賦兵力未易及此、獨可為自守之計、所謂自守者、愚以為祖

宗之制沿海自山東淮浙閩廣衛所繹絡能復舊伍則兵不煩徵調而足而都司備倭指揮俟其來于海中截殺之則官不必多置提督總兵而具奈何不思復祖宗之舊而直爲此紛紛也所謂必于海中截殺之者賊在海中舟船火器皆不能敵我也又多饑乏惟是上岸則不可禦矣不禦之于外海而禦之于內海不禦之于海而禦之于海口不禦之于海口而禦之于陸不禦之于陸則嬰城而已此其所出愈下也宜責成將領嚴立條格敗賊於海者爲上功能把截

海口、不使登岸。亦以功論。賊從某港得入者、把港之官、必殺無赦。其有閉城坐視、四郊之民肝腦塗地者、同失守城池論。庶人知効死。而倭不能犯矣。

水利議 開吳淞江

吳地庳下、為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瀦太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溪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南里、經華亭入青龍江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

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為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淞江日隘議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快別浚浦港以求一時之利而淞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於股海口遂至湮塞此豈非治水之過與蓋自宋揚州刺史王濬以淞江滬瀆壅噎不利從武康紵谿為渠洽直達于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湮塞宜從其湮塞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

也。嗟夫、後世之論、徒區區于三十六浦間、或有及于淞江、亦不過浚蟠龍白鶴匯、未見能曠然修禹之跡者。宜興單鍔著書、爲蘇子瞻所稱、然欲修五堰、開夾苧千瀆、絕西來之水、不入太湖、殊不知揚州藪澤、天所以瀦東南之水也。今以人力遏之。夫水爲民之害亦爲民之利、就使太湖乾枯、于民豈爲利哉、禹治四海之水、而獨以河爲務、此所謂執其利勢者、故余以爲治吳之水、宜專力于松江。松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或曰、禹貢三江既入、震澤

底定震澤所以入海明非一江也曰此韻爽張守節

安註地里之誤其說云太湖一江西南上爲松江一

江東南上至白蜆湖爲東江一江東北下曰婁江不

知二水皆松江之所分流水經所謂長瀆歷河口東

則松江出焉江水奇分謂之三江口者也而非禹貢

之三江惟班固地里志南自震澤東南入海中江自

蕪湖東至楊羨入海北江自毘陵北入海郭景純以

爲岷江松江浙江此與禹貢之說爲近蓋經言三江

既入震澤底定特紀揚州之水今之楊子江松江錢

塘江並在揚州之境故以告成功而松江繇震澤入海經蓋未之及也繇此觀之則淞江獨承太湖之水今淞江之不得比于二江也久矣奈何故古書江湖通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儗揚子江而深濶當與相雄長范蠡云吳之與越三江環之則古三江並稱無疑故獨治松江則吳中必無白水之患而從其旁鉤引以溉田無不治之田矣然治松江必令濶深水勢洪壯與揚子江埒而後可以言復禹之跡也

水利議 開吳淞江

單鍔以吳江堤橫截江流而岸東江尾茭蘆叢生泥沙漲塞欲開茭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去漲土鑿堤岸千橋走水而於下流開白蜆安亭江使湖水繇華亭青龍入海雖知松江之要而不識禹貢之三江其所建白猶未卓然所以欲截西水壅太湖之上流也蘇軾有言欲松江不塞必盡徙吳江一縣之民此論殆非鍔之所及今不鐫去堤岸而直爲千橋亦守常之論耳崇寧二年宗正丞徐確提舉常平考禹貢三江之說以爲太湖東注松江正在下流請自封家渡

古江開淘、至大通浦、直徹海口。當時唯確欲復古道。然確爲三江之說今亦不可得而考。元泰定二年、都水監任仁發、開江自黃浦口、至新洋江、江面財濶十五丈、仁發稱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然二里即江之湮已久矣、自宋元嘉中、滬瀆已壅噎至此。何啻千年。郟氏云、吳松古道可敵千浦、又江旁縱浦、郟氏自言小時、猶見其濶二十五丈則江之廣可知。故古江蟠屈如龍形、蓋江自太湖來源不遠、而勢既廣若徑直則又易泄。而湖水不能蓄聚、所以迂迴其途、使如今

江之淺狹何用蟠曲如此余家安亭在松江上求所謂安亭江者了不可見而江南有大盈浦北有顧浦土人亦有三江口之稱江口有渡問之百歲老人云往時南北渡一日往來僅一二週可知古江之廣也本朝都御史崔恭鑿新道自大盈浦東至吳淞江巡簡司又自新江西南蒲匯塘入江自曹家河直鑿平地至新場江面廣十四丈夫以郟氏所見之浦尚有二十五丈而都水所開江面才及當時之浦至本朝之開江週十四丈則興工造事以今方古日就平微

安能復見禹當時之江哉。漢賈讓論治河，欲北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北入海，當敗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以爲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墮斷天地之性，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若惜區區漲沙茭蘆之地，雖歲歲開濬，而支本不正，水終橫行。今自嘉靖以來，歲多旱而少水，愚民以爲不復見白水之患，余嘗聞正德四年秋，雨七日夜，吳中遂成巨浸，設使如漢建始間霖雨三十日，將如之何。凡此皆不可不慮天災流行，國家代有，一遇水潦，吾民必有魚鱉之憂

矣。或曰今獨開一江。則其餘溪港。當盡廢耶。曰禹決九川。距四海。浚畎澮。距川。江流旣正。則隨其所在。可鉤引以溉田畝。且江流浩大。其勢不能不漫溢。如今之小江。尚有瀏娘江。分四五里而合者。則夫奇分而旁出。古婁江東江之跡。或當自見。且如劉家港。元時海運千艘所聚。至今為入海大道。而上海之黃浦。勢猶洶湧。豈能廢之。但本支尊大則支庶莫不得所矣

馬政議

竊惟古之馬。惟養於官。而其養之於民者。官初無所

與、司馬法甸出長轂牛馬、及所謂萬乘千乘百乘、此皆寓兵於農、有事則賦調、而官不與知也、惟其養於官者、如周禮校人牧圉之屬、與月令所載其養之之法備盡、此則官之所自養也。夫周之時、既養馬矣、而民之馬官有不與、是以民各自以其力、養已之馬、而無所不盡其心。故有事徵發、而車與馬無不辦也。漢之苑馬、即校人之王馬、而民間私牧、官無所與、而皆得以自孳息、故街巷有馬、而橋姚以致馬千匹。逮武帝伐胡、馬少、而始有假母歸息之令。亦兵與一切之

制非久用也秦漢以來唐馬最盛皆天子所自置監
牧其擾不及于民而馬之盛如此我 國家苑馬之
設即其遺意然又於兩京畿河南山東編戶養馬乃
又兼宋人保甲之法蓋不獨養於官而又養於民也
今監牧之馬未見蕃息民間牧養又日以耗且以今
畿郡之養馬言之夫馬既繫於官而民以為非民之
所有官既委於民而官以為非官之所專馬烏得而
不敝自其立法之初已知其弊必至於今日也且天
下有治人無治法苟能如其舊而得人以求實效亦

未嘗不可以藉其用也今保馬既不可變而於其間又不能守其舊往往數爲紛更循其末流而不究其本始愈變而愈弊必至於不可復爲而後已此今日天下之事皆然而非獨馬政也嘗攷洪武初制令有司提調孳牧江南十一戶共養馬一匹江北五戶共養馬一匹以丁多之家爲馬頭專養一馬餘令津貼以備倒失買補每二歲納駒一匹又立羣頭羣長設官鑄印與守令分民而治有牧馬草場又免其糧草之半每加優卹使有司能責實而行之常使民得養

馬之利。則馬亦何憂於不蕃也。今顧不能修其舊。而徒以法之弊而亟變之。則天下安得有善法。夫今民養馬。國家之意。本欲得馬而已。而有所謂本色折色何為也。責民以養馬。而又責其輸銀。如此則取其銀可矣。而又何以馬為。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銀為急矣。牧地本與民養馬也。而徵其子粒。又有加增子粒。如此則遂併之田稅而已。而又何以責之馬戶。於是民不以養馬為意。而以輸子粒為急矣。養馬者課其駒可也。不用其駒。而使之買俵。於是民不以

養馬爲意而以買俵爲急矣夫折色之議本因江南應天太平等處非產馬之地變而通之雖易銀可也遂移之于河北今又變責種馬而徵其草料原今變者之意專欲責民之輸銀而非責民之養馬也官既無事於養馬而獨規目前之利民復恣爲奸僞而爲利己之圖有駒不報而工於欺隱不肯以駒備用而獨願以銀買俵至或戕其孕字絕其游牝上下交征利以相欺而已夫官民一於爲利以相欺何望於馬之蕃息乎今之議者又方日出新意以變責馬之半

為未盡因欲盡賣種馬而惟以折色徵解畧不思祖宗立法之深意可爲太息也夫河北之人驍健良馬冀之所産昔人所以謂此地王不得無以王霸不得無以霸者也今舉冀之良產盡棄之一旦國家有事西邊之馬可得以爲畿內用乎古語曰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今欲講明馬政必盡復洪武永樂之舊江南折色可也畿輔河南山東之折色不可也草場之舊額可清也子粒不可徵也官吏之侵漁可黜可懲也而管馬官羣長獸醫不可

省也行馬役之令使民得寬其力民知養馬之利則雖官馬亦以為已馬矣又修金牌之制通關互市益得好馬別賦之民以為種馬而有司加督視之洪武永樂之舊猶可復也蓋修茶馬而渥洼之產至矣飛草地而摑牧之息繁矣卹編戶恣芻牧而烏倮橋姚之富臻矣故曰車騎天下之武備也其所以壯神京防後患者豈淺淺哉抑古之相衞邢洺皆有馬監即皆今之畿輔地也如使盡覈官民所耕佃牧馬草場溢出之與夫羣不墾者皆立封堆以為監牧之地而

蕭歸於苑馬、宋人戶馬保馬之法、雖罷之可也。何必規規然治其末流。而日事紛更乎。

書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年來、官於茲土者未嘗不深以爲憂、而不能爲吾民終歲之計、明侯下詢芻蕘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定、邇東沿海之地、號爲岡身、田土高仰、物產瘠薄、不宜五穀多種木棉、土人

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之時。爲通融之法。令此二區出官布若干疋。每疋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鱉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黃茅白葦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

孰知今之爲累乃至此極也

此亦各有利害

聞之萬年少云徐州傍河爲黃流淹。

艱難百倍也（沒者明歲必三四倍遷也）前巡撫歐陽公與太守王公行牽耗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滙水鄉特議輕減而于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却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槩縣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斗五升五合此蓋一時失於精細而遂貽無窮之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田安得不荒逋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淞江爲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

長橋以東東流之水猶駛迫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清浦之境中間不絕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既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重以五六年之旱溝澮生塵嗷嗷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爲執事者計之其曰復官布之舊乞查本縣先年案卷官布之徵於三區在於某年其散於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舊規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冊凡縣之官布皆爲白銀

矣獨不思上供之目爲白銀乎猶爲官布乎如猶以爲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爲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爲貢文襄之意蓋如此即今常州府有布四萬疋彼無從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閱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便是在一轉移之間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華耗之法係蘇州一郡之事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

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既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下有司、再審歉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于下也、有司失於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爲正糧、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逋日積、實未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實得五升也。其于名實較然矣、既減

新領、又于逃戸荒田開谿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例、召募耕種數年之間又必有蘇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爲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爲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狥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原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清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日用直浦索路港諸地、悉爲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

壅下流安得而不關乎生愚爲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瓦浦瀝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瀝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開之古之君子爲生民之計必不肯拘攣于世俗之末議而决以敢爲之志況此三區本縣蕞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願行此三策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於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爲災明侯昔日車馬所通瀕河人跡所至之

處禾稼僅有存者至于腹裏無復青草近經秋潦往往千畝之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戶所充糧役不及中人之產賠貱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戶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惟明侯留意焉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五

華亭　宋徵璧尚木　徐孚遠闇公　選輯
　　　陳子龍臥子　何　剛慤人
　　　姚宗典文初參閱

歸太僕文集

書

歸有光

奉熊分司　議開吳淞

聞永樂初，夏忠靖公治水於吳，朝廷賜以水利書，夏公之書，出於中秘，求之不可得見，獨於故家野老搜

訪得書數種、嘗見漢世國家有一事、必令公卿大臣與博士議郎雜議、始元中、諸儒相論難鹽鐵、及宣帝時桓寬推衍之、至數萬言、而盛稱中山劉子九江祝生之徒、欲以究成治亂、定一家之法、某所取水利論僅止一二、然以爲世所傳書、皆無逾于此者、郟大夫考古治田之跡、蓋浚甽澮、距川瀦防溝遂列澮之制數千百年、其遺法猶可尋見如此、昔吳中嘗苦水、獨近年少雨多旱、故人不復知其爲害、而隄防一切廢壞不修、今年雨水、吳中之田、淹沒幾盡、不限城郭鄉

村之民皆有爲魚之患若如郟氏所謂塘浦闊深而
堤岸高厚水猶有大于此者亦何足慮哉當元豐變
法擾亂天下而郟氏父子荆舒所用之人世因以廢
其書至其規畫之精自謂范文正公所不能逮非虛
言也單君鍔本毘陵人故多論荆溪運河古跡地勢
蓄泄之法其一瀆一港皆躬自相視非苟然者獨不
明禹貢三江未識松江之體勢欲截西水入揚子江
上流工緒支離未得要領揚州藪澤曰具區其川三
江藪澤不患其瀦而川患其不流也今不專力于松

江。而欲涸其源。是猶惡腹之脹。不求其通利。徒閉其口而奪之食。豈理也哉。近世華亭金生綱領之論。寔為卓越。然尋東江古道。于嫡庶之辨。終猶未明。誠以一江泄太湖之水。力全則勢壯。故水駛而常流。力分則勢弱。故水緩而易淤。此禹時之江。所以能使震澤底定。而後世之江。所以屢開而屢塞也。松江源本洪大。故別出而為婁江東江。今江既細微。則東江之跡滅沒不見。無足怪者。故當復松江之形勢。而不必求東江之古道也。周生勝國時。以書干行省及都水營

田使司皆不能行，其後偽吳得其書，開浚諸水，境內豐熟，迄張氏之世，畧見功效，至論松江不必開，其乖謬之甚，有不足辨者，尋周生之論，要亦可謂之詭時達變，得其下策者矣，某獨謂大開松江，復禹之跡，以為少異于前說，然方今時勢財力，誠未可以及于此，自執事秉節海上，適者風汛稍息，開疏尾浦，五十餘年湮沒之河，一旦通流，逾月水勢泛濫，凡丸浦之南相近二十餘里，水皆向北而流，百姓皆臨流嘆誦明公之功德。蓋下流多壅水，欲尋道而出，其勢如此。不

得其道則瀰漫橫暴而不制以此見松江不可不開也松江開則自嘉定上海三百里內之水皆東南向而流矣頃二十年以來松江日就枯涸惟獨崑山之東常熟之北江海高仰之田歲苦旱災腹內之民宴然不知遂謂江之通塞無關利害今則旣見之矣昊中久乏雨水今雨水初至若以運數言之恐二三年不止則仍歲不退之水何以處之當此之時朝廷亦不得不開江也天下之事因循則無一事可爲奮然爲之亦未必難明公于瓦浦實親試之矣且以倭寇

勇于任事之言

未作之前當時建議水利動以工費無所于出爲辭然今十數年遣將募兵築城列戍屯百萬之師于海上事窮勢迫有不得不然者若使倭寇不作當時有肯捐此數百萬以興水利者乎若使三吳之民盡爲魚鱉三吳之田盡化爲湖則事窮勢迫朝廷亦不得不開江矣弘治四五年大水至六年百姓饑疫死者不可勝數正德四年亦如此今年之水不減于正德四年尚未及秋民已嗷嗷矣救荒之策決不可緩欲望早爲措置米穀設法賑濟或用前人之法召募饑

氏浚導松江，姑且畧循近世之跡。開去兩岸茭蘆，自崑山慢水江，迤東至嘉定上海，使江水復歸路戶入海。放今年停瀦之流。備來年荐至之水。亦救時之策也。

寄王太守書　譏開吳淞

盧公武郡志止抄錄事跡，畧無綱要。今新志因之。而近來言水利者，不過祖述此耳。嘗訪求故家野老，得書數種，獨取郟氏二三家，斷以為專門之學，遂彙錄成書，非能特有所見也。唯以三吳之水，潴于太湖，太

湖之水滙于松江古今之論無易此者故著論以暢前人之旨嘗又讀禹貢註三江者訖無定論惟郭景純及後來邊實之論爲是故定以爲三江之圖明府見諭謂吳淞江與常熟縣無預某所論三吳之水非爲常熟一縣之水也江水自吳江經縣長洲崑山華亭嘉定上海之境旁近之田固藉其灌溉要之吳淞江之所以爲利者蓋不止此獨以其直承太湖之水以出之海耳今常熟東北江海之邊固皆高仰中間與無錫長洲崑山接壤之田皆低窪多積水此皆太

湖東流不快之故。若吳淞江開濬，則常熟自無積水。然則吳淞江豈當與許浦白茅並論耶。明府又謂楊子江錢塘江何與于吳中水利，某意特欲推明三江之說。蓋自來論吳中之水，必本禹貢三江既入之文。自孔安國以下以中江北江爲據，既失之泥。班固韋昭桑欽近似而不詳，故當從郭景純。唯三江之說明，

先生云與一世之功者不當　朝流俗之談言哉話乎

然後吳中之水可得而治也。經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先儒亦言三江自入，震澤自定，文不相蒙。然吳淞一江之入，震澤底定，實係于此。經文簡畧不詳耳。某

誠恐論者不知此江之大漫與諸浦無別不辨原委或泥張守節顧夷之論止求太湖下之三江用力雖勞反有支離湮汨之患也但欲復禹之跡誠駭物聽旣如宋郟亶時之丈尺時力亦恐未及而水勢積壅爲害欲求明府先令所在畧據今日河影開挑茭蘆使自崑山夏駕口至嘉定栅橋等入海之口則江水有通流之漸矣今春量撥賑饑之穀召募饑民或可即工又旁江之民積占茭蘆指以告佃爲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即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

隱沒官私少獲其利。昔宋時圍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江以過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奸有所懲矣。

論禦倭書 禦倭

今日用兵之勢。自倭奴入寇。于今三年。有司嬰城自保。軍衛莫之誰何。將焉視彼重裝滿載。得氣而去。徒誘曰無兵猶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無慮十萬。屯聚境上。而至今相持。未見有必戰之討。老子曰。師之所

處荆棘生焉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銳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覩巧之久也今若是不幾于鈍乎議者謂此寇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然窮天下之精兵散甲士于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決則所謂困者在我矣則是不可不察也今日之計宜于速戰而已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衆于一而不爲之列屯要害廣布形勢則賊之所出必視我無備之處而爲之走集是宜觀地之要以擬其潰吳越之地瀕于大海海口之

數書此二端

可入者數路而已既不能把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間要害之可守者數處而已又不能按據而使之横潰則將何為而可也某以為賊在川沙兵之所向能保其敗于東不潰于西耶攻其外不潰于內耶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泖之口可屯也吳淞江之中蓋可屯也某嘗循行江上問所謂滬瀆壘者知昔人禦寇之遺跡即如此為屯壘不獨可以拒賊之入路又可以為州縣之聲援也昨者黃岡涇之捷斬首之衆已前所未有然賊復東出則我雖挫于五湖之上

而蠻烟復接于九峯之罰矣。繇此言之、分屯其可後乎。往賊攻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刼掠村落而縣不救、府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于一城之中。如與人鬬而束其手足、絕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幸而此賊在于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能禦之。是脣齒俱亡。而首尾橫决矣。即使徒以保城爲功、而置百里生民于度外爲人父母、何以爲心、况京畿方千里之地。蕩然無藩籬之限。兵之失勢。莫甚于此。其不可一也。凡王者之師。未有不分

別其逆順離散其黨與者今閩浙亡命與諸島之夷固所必誅若吾民所被其係虜而驅之以為前行以餌吾師嘗聞吾軍斬首百餘其間止有一二為眞賊者則臨陣之際豈可不辨其眞偽明購賞格丹青生活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賊為吾用而今驅之使為賊此其不可二也聚天下之兵而軍法不立斷斬不行鹵掠不禁前者方列陣後者已奔佚是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進生之計且所謂營壘行陣間諜兵械與夫分數形名虛實奇正之說兵家之所嘗言

悉置而不講此其不可三也故今日之兵在于決機而分屯以伍其勢又當戒飭州縣之吏不宜以閉衆城闔爲上策百姓之逃歸者不可逆以奸細而禁錮誅戮之至于誅賞軍令之大今之所謂雖以夷獠宜示中國之紀律不可爲蠻夷所笑如是而戰不勝賊不滅者未之有也然今雖以殄滅爲期而經畧措置非數十年不能安寧耳夷性貪狠狃于虜獲之利雖有懲艾不能保其不來夫自正統以來殆將百年及令而發如人之疾病一旦發作豈能遽止故宜考求

宣德正統之間前之所以侵盜而無已後之所以頓息而不來則有以知其故矣永樂中廣寧伯鎮守遼東築城金線島之西北夜見東海南島中火光即知寇至邀擊之擒斬無遺以是寇不敢入境蓋彼懸度大海經以旬月非風候不行又不多齎糧餉賊未到所以截之妙岸往往饑罷兵法無附于水而迎客無迎水流獨于禦虜宜反而用之必迎水逆擊不使上岸此必盡之術也舍是則繇外海而入內海繇海入港由港入城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請宜振飭祖宗之法自廣閩

浙淮以至遼東。修沿海列衛之政。則兵不必別調也
舉都司備倭之職。則將不必別選也。不然而恃客兵
兵不可久居。設又撤還。賊將復至。周旋不已。是兵無
時而息也。而民亦殫矣。議者又謂宜開互市。弛通番
之禁。此尤悖謬之甚者。百年之寇。無端而至。誰實召
之。元人有言。古之聖王。務修其德。不貴異物。今往往
遣使齎朝旨。飛舶浮海。以喚外夷互市。是利于遠物
也。遠人何能格哉。此在永樂之時。嘗遣太監鄭和一
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祖訓禁絕之旨矣。況亡命

無籍之徒。逮上所禁。不顧私出外境下海之律。買港求通。勾引外夷。釀成百年之禍。紛紜之論。乃不察其本。何異揚湯而止沸。某不知其何說也。唯嚴爲守備。鴈海龍堆。截然夷夏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

備倭事宜 備禦、

倭賊犯境。百姓被殺者幾千人。流離遷徙。所至村落爲之一空。迄今踰月。其勢益橫。州縣僅僅自保。浸淫延蔓。東南列郡。大有可慮。即今賊在嘉定。有司深關固閉。任其殺掠。已非仁者之用心矣。其意止欲保全。

君庫城池以免罪責不知四郊既空便有剝膚之勢賊氣益盛資糧益饒并力而來孤懸一城勢不獨存此其于全軀保妻子之計亦未爲得也見今賊徒出沒羅店劉家港江灣月浦等地方其路道皆可逆知欲乞密切差兵設伏相機截殺彼狃于數勝謂我不能軍往來如入無人之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古之用兵惟恐敵之不驕不貪法曰卑而驕之又曰利而誘之今賊正犯兵家之忌可襲而取之也訪得吳淞所一軍素號精悍倭賊憚之呼爲白頭虫去歲宗袖

户馮百户見倭船逬城倉卒與敵爲其所殺有司不加矜恤反歸罪于二人自後人以爲戒又城壁崩圮半落海中且累年不給軍糧士皆饑疲往往乞食道路遂致新城失陷翻爲賊巢嘉定上海之勢日以孤危今乞召新城失事指揮令收還散卒以贖罪要以厚賞俾于賊所入嘉定及往南翔等要路阨隘之處長鎗勁弩設伏以待之又新城敗散之餘所存約二百餘人人數寡少乞募沿海大姓沈濮蔡嚴黃陸等家素能禦賊及被其毒害者併合爲一專爲伏兵及

往來遊擊賊自不敢近太倉嘉定松江矣且因新城之軍俟便襲擊城可復葉而有也法曰善守者守其所不攻又曰使敵人不得志者害之也今所謂守城者徒守于城之內而不知守于城之外惴惴然如在圍城之中賊未至而已先自困矣夫蘇州之守不在于婁門而在于崑山太倉太倉之守不在于太倉而在于劉家港此易知也今賊掠羅店等處已盡必及南翔賊據南翔奪民船以入吳淞江一日可至葑門即蘇州危矣南過唐行則松江危矣今聞又至太倉

穿山等處。即常熟危矣。故欲害之使不得至。所以爲守也。然所謂設伏爲奇。又時出正兵。相爲表裏而後可也。又嘉定近海。爲內地保障。其縣令恇怯不知兵。乞委任百姓所信向。如任同知。董知縣。武指揮等。協力主決兵事。知縣備辦糧食。不得從中阻撓。倘有疎虞。即蘇松二郡。不可保矣。又訪得白茆舊有白茆寨。劉家港舊有劉家寨。青浦舊有青浦寨。此皆前朝撥置軍士備倭之所。盜以春夏巡哨。秋冬還衞。又白茆吳塘茜涇。劉家港。茜市等處。各有烟墩。烽火相接。以

此見往時備倭之跡今疎濶如此欲以一城自固不可得也又訪得賊中海島夷洲真正倭種不過百數其內地亡命之徒固多而亦往往有被劫掠不能自拔者近日賊擄婁塘羅店等處驅率居民挑包其守包之人與吾民私語言及某府州縣人被賊脅從未嘗不思鄉里但以剃髮從其衣號與賊無異欲自逃去反爲州縣所殺以此只得依違苟延性命愚望官府設法招徠明以丹青生活之信務在孤弱其黨賊勢不久自當解散此古人制夷遏盜之長策也又聞

民間不見官府出軍以為當俟請旨須大軍之至竊見祖宗于山東淮浙閩廣沿海設立衛所鎮戍連絡每風候調發舟師出海後又設都指揮一員統領諸衛專以備倭為名今倭賊憑陵所在莫之誰何但見官司紛紛抽點壯丁及原設民快皆素不教練之民驅之殺掠以致一人見殺千人自潰徒長賊氣使海外蠻夷聞之皆有輕中國之心非祖宗設立沿海軍衛之意也當事者拘碍文法動以擅調官軍為解竊伏讀律擅調官軍內一款其暴兵卒至欲來攻襲事

有警急及路程遥遠者並聽從便火速調發軍馬乘機勦捕若賊寇滋蔓應合捕者鄰近衛所雖非所屬亦得調發策應若不即調遣會合或不即報上司及鄰近衛所不即發兵策應者與擅調官軍罪同

不調與擅調者同律極快

此各衛得自調發策應之明文也今賊殺害人民動擒戮輒蘇松內地城門經月不開百姓嗚嗚各衛擁兵深居賊在近郊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幸其自退豈可得哉夫以沿海之內自足備禦今獨以民兵支吾玩愒養寇及其必不可已然後請旨動調大軍

夫以民兵則氣力孱弱以大軍則事體隆重是虛設沿海數百萬之兵也況大軍之至吾民饜飽豺狼之腹已久矣

記

光祿署丞孟君浚河記 浚河

吳淞江承太湖之水蜿蜒東下三百里入海左右之浦如百足江自南里折而北行至崑山全吳鄉東為渚浦又為帆歸浦斜折而南入于渚浦江復東而浦之南出者其東為張浦又東為顧仙浦又東為諸天

浦又東爲同丘浦又東爲新塘皆南入于諸浦若爲塘爲漊爲涇爲浜凡在其間者此光祿署丞孟君規其鄉所浚之水江東南岸之地也自新塘東則江又南折非孟君之鄉矣君居家好義歲捐貲以爲民興利至是大旱又捐貲盡浚諸水之在其鄉者當此時邑民告饑而全吳半鄉獨豐熟其父老感君之義請記其事夫三吳江海之介而羣山之水又犇注于其間爲大浸所謂太湖也太湖分逆而出以入于海若以人力溝防疏導則無不治之田而水旱不能爲患

害。蓋湖水自西而下，而海之潮自東而上，清流不能勝濁泥之滓，故水不可一日不浚也。嘉靖初朝廷嘗遣大吏來治，今四十年矣，不治古之三江，其二不可考，今惟吳淞一江，仰接太湖之水，古者江狹處猶廣二里，今自夏駕以來，僅僅如綫，而茭蒲葭菼生其中，下流入海之跡，只不復通矣，千墩新洋黃浦皆亂流也。水道何由而順乎。故江左右之浦，在東者但見止水蘊藻，而姑蘇以東，秀州以北，百里間，其田皆不耕，吾恐又數年江日涸而西，而湖水益橫流，東南之民

將不食也。蓋君居一鄉，能興其鄉之水利，則夫受司牧之寄者，獨可以辭其責耶。君名紹曾，字守約，以太學上舍爲大官丞，最浚河二十有四，二萬七千六百九十四丈，爲工四萬九千六百，用穀十有三萬九千斛。是用勒石以告來者。

序

送陽曲王公叅政陝西序 陝西佐藩

陝西省治故長安，周秦漢隋唐之所都。昔人稱建都之形勝，無逾關中者。太祖高皇帝初定天下，嘗幸汴

幸洛，將幸關陝，時以擴廓帖木兒李思齊張思道之亂，戎馬蹂踐，所過皆空城，千里無行跡，而金陵廟社已定，遂為帝都，亦其時與勢不得不然也。永樂北遷而萬世之業定矣，然以長安為大省，建布政司，則前代行省之官，司有使，其貳為參政，即前代之參知政事，宰相之任也，拊循教化，數千里之地，非獨漢京兆馮翊扶風之任也。今天子哀憫元元，作興吏治，未及三載，考績之期，特行黜陟之典，于是陽曲王公以按察副使分司江南，遂晉是官，蓋王者以六合為家，其

根本在生民，非必其行在所所當軫念也。長安浩穰，稱爲陸海，河山土地，無改于昔，今之感耗甚矣，豈非任岳牧者之責乎。昔鄭國渠、白渠兩渠之饒，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至唐杜佑以爲大曆初所溉田，比于漢減三萬八千頃。是時長安尚爲京師，而佑言已如此。誠如杜氏計，復此兩渠，勸農置官，嚴修障塞，積穀繕兵，以收漠南之地，漢唐之盛，豈不庶幾哉。昔宋慶曆初，是時天下全盛，范文正公請城東京，議者以爲迂，其後乃思其言。先朝丘文莊公亦以幽燕逼近胡虜

而漕河易壅。欲重山後之守。尋元海運之法。今以關中百二之險。誠使膏壤千里。百姓殷富。而漢唐河渭之漕。故在于以爲國家之陪京。此萬世之慮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六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顧開雍偉南　選輯

婁東許國荃純佑參閱

沈

公奏疏

疏　　　　　　沈鍊

早正奸臣誤國以決征虜大策疏　奸相

臣覩昨歲逆虜犯順、得利而歸、邇又陽言入貢、陰懷

故智、致壓　皇上宵肝之憂、奮揚神武、張皇六師、必

欲乘時以興北伐，此固天地神人之所共憤，文武羣臣之所願戮力者也。然用兵之機，必先廟筭；方今廟筭，必先為天下除奸邪而激忠義，則虜賊不足平矣。伏讀

聖諭，有能大破逆賊虜寇者，人人盡言，欽此。臣至今思剖肝胆、竭股肱以效其至愚。臣誠憤懣，誓不與此賊俱生。切見輔臣嚴嵩受國重任，視如鴻毛；貪婪之性，疾如膏肓；愚鄙之心，頑于鉄石。當此之時，不聞其勞心焦思，延訪賢豪，咨諏方略，以為治國安邊之策，惟與伊子世蕃日夜圖惟，不過為自全之計。

人有欲爲忠謀奇計者恐其勝我也多方以阻之人有欲貢諛言諂色者樂其親我也則曲意以交之揣摩之術利于錐刀而不用之以經國狐媚之態病于夏畦而不用之以親賢納賄以鬻官吏也已成常例則心知其過而不能囘開筵以結士夫也用市虛文則外懼其顯而不能止原其所以納賄者以爲旣得其財而又可以制其心旣得其心又可以資其力此（當時邊將膺）其爲身謀善矣其如國家之事何哉（說吏治日壞頗由朝臣之通賄也）邊將非多用黄金不可以得官彼爲肯奮身却敵以錢而買衆守臣

非累通書幣不可以致譽彼曷肯忘己愛民以私而爲公乃今考察之時。又其父子獲利之日矣。朝廷賞一人則曰由我而賞之也。罰一人則曰由我而罰之也于是人人皆思所以計爲父子之愛憎而不復知有　朝廷之恩威矣。臣非不能指其細姑舉其罪之大者有十。納將官之賄以開邊陲之釁。罪之一也。受諸王餽遺。令宗藩失職。罪之二也。攬吏部之權。奸贓狠籍至于驛丞小吏。亦無所遺。官常不立。風紀大壞罪之三也。索撫按之常例。奔走書使。絡繹其門。以

致有司科歛而百姓之財日削教化不行罪之四也陰制科道官俾不敢言罪之五也蠹賢嫉能中傷善類一忤其意必擠之死地而後已使人爲國之心頓然消沮罪之六也縱其子受財以斂怨天下罪之七也又日月搬移財貨騷動道路民窮財盡國之元氣大虧罪之八也爲內閣久而奸貪日甚無一善狀罪之九也不能協謀天討以紓君父之憂罪之十也故今虜寇之來者三尺童子皆知嚴嵩父子之所致也又況重之以十罪乎吏部尚書夏邦謨名爲公室之

臣實爲私門之吏大事面白嚴嵩而後敢行小事書通世蕃而後敢發三公但務諂諛豈可以父子而干預六卿之政耶爲邦謨者少有骨鯁之風昌言執法彼不能不回面而改行藉能陰措其手不過解官而去耳惟其計利之心一動則患失之謀百出始也因賄而得官既也因官而得賄執利堅于膠漆道義薄于秋雲妻婦之道至工丈夫之心已喪如之何其察天下之官吏也官吏之言曰內閣吏部要錢吾黨守清無益于是內外遠近相視成風廉恥不行盜賊蜂

起。今之考察。將以進廉退貪。不除此三人者。雖日去賍墨之吏無慵也。身爲汚辱之吏。而曰我將進賢退不肖也。吾誰欺。欺天乎。使內閣吏部盡忠則六卿盡職矣。又何與于丁汝夔之失事乎。廼今日之事未艾也。猶聞有阻北伐以爲不可者。然虜賊之稱貢也許亦來不許亦來而　朝廷之出兵也來亦伐不來亦伐善用兵者。可以守。亦可以戰。不善用兵者。不能戰則亦不能守矣。今能阻　朝廷之非伐。能保虜寇之不南侵乎。但整兵列陣。俟隙而後動。以保萬全之勝

則存乎將帥之能耳。今之欲阻北伐者，其心曰事成則歸功于將帥，事失則歸罪于輔臣。此所以倡為不可戰之說于其間，其于欺君誤國之罪又大矣。伏乞
皇上勑下廷臣，將此三人詳議其罪，應誅而誅，應斥而斥，則賞罰明而賢否別，忠臣義士無不仗劍而起，感激奮發，爭先效死，而虜酋不足滅矣。邇者颶風大作，
皇上所宜速發乾剛，以回天變，以慰人心。臣不勝惓惓激切之至。

疏

王宗茂

糾劾誤國輔臣疏 姧相

臣聞舜之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壬人註曰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服從矣頃年我 皇上九重靜拱百工怠事以致蠢茲北虜敢肆南牧仰賴皇上勵精圖治大奮乾剛赫然震怒如軫念度支多方夙備食可足矣罷息誅求敦崇節省遠近懷矣從諫如流求賢若渴德元尚矣而獨所謂壬人者或爲

陛下之鑒察。或爲言官之論列。 皇上亦俯念忠讜。察納敢言。一犯清議。輒加咎譴。雖舜之明目達聰。禹之去邪勿疑。何以加焉。但豺狼當道。此特狐狸之問耳。澄濁必於其源。芟莠貴去其本。臣敢昧死爲 陛下言之。自古宰相之設。所以上佐一人。下率百僚。相道得而萬國理。中華清而夷狄賓。蓋以京師乃四方之極。宰執爲具瞻之係。此調燮之機而理亂之本也。故有苗來格。虞帝益贊之功。而越裳來享。周賴姬旦之力。以至北門鎖鑰之對。中國司馬之相。則夷狄之

强弱毋視輔弼之忠佞是以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良將敵國其敢侮哉則其責誠大而其任誠重不可不得其人也惟其責大而任重故唐之陸贄亦曰古先聖哲之垂言立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讐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自有國家者不得不去之耳良由自古以來雖有明君而為奸臣蒙蔽以致亂亡者多是以我　太祖深鑒前轍首罷丞相懲致偏聽獨任之弊也臣訪得大學士嚴嵩本以邪媚

諂諛之徒，濟以寡廉鮮恥之行，陛下入其詐術之中，進極人臣之位，久持國柄，叨攬朝綱，凡有奏請，多貸其判決，一應陟降，間出其用舍，雖三尺之孫，亦露一命之榮，陛下待之無以加矣，固宜靖共爾職，用酬殊遇，尚懼至德之莫報，忝據之可羞也，乃敢根蒂盤固，氣焰薰灼，作威作福，無忌無憚，以黷貨為長策，以彌縫為嘉猷，備搢紳之所惡以為智巧，省往昔之所戒以為行能，賕通萬國，究含九地，引用奸邪，以為羽翼之助，大小臣工，半其門廡之人，使中外唾罵補

人怨恫。雖唐之楊國忠、宋之秦檜，嵩將大有甚焉。如吏部者，銓選之曹，黜陟之司也。嵩攬吏部之權，則毋選額要二十員名，州判三百兩，通判五百兩。天下名區，聽其揀擇。自州判而上，以至二司，雖間多恬退，而奔競之出其門者，遠近皆來稱壽，折段銀皆百兩有餘。該部非不知其柄之顯移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肯犯其怒耶。兵部者，將帥之府，邊陲之管也。嵩攬兵部之權，則毋選亦額要十餘名員，管事指揮三百兩，都指揮七百兩。三邊要地，不計匪人，自指揮而上以

至揔兵。雖間多安饑而營求之、感其恩者。歲時皆來叩頭。果價或至千金。該部非不知職之不專也。一不從則禍立至。誰敢當其鋒耶。即二部而諸部皆然。臣獨舉二部者、例其餘耳。此嵩誤負之罪一也。如應天府監生滕應表、借刁琛銀五百兩充為餽送、即除廣東德安州判官、未及到任物故、此債尚未完、至今告償追不息。臨江府富豪游三桂、逃罪來京、潛住吏部考功司員外郎萬寀私宅、一月用銀二千兩、萬寀恃鄉曲伊親百計求免、寀既內賂而能脫人。則內賂而

能官人可知，即令外官之升洸。不必稽其器能。察其勞績，但視禮物之豐菲。簡書之疎密。是以方正知誹之士。或不得為　陛下之用耳。此為誤負之罪二也。如已酉年，因人論劾，自分莫逃，欲潛搬家屬回籍，其他財物概好不暇殫述，但聞治裝之時，有一家人請撿點金銀器皿，以紀入庫之數，前列數十桌，為坐于後。愈出愈奇。惟見桌之前，增椅之後，退尚無置處，蓋不知其數目。有一門官窺見其間疊盤金銀美人，高二尺五寸許者，并金銀溺器，狠籍卓下，皆雲南之物，

而遠集于此，不知　陛下宮中亦有此器否耶，此爲誤負之罪三也。如袁州分宜、宜春等縣，其膏腴田產投獻地宅，不遑悉數。聞相府之後別置窖室五間，下鑿一丈五尺，旁砌大石，上布堅板，盈室皆積石炭，燒炭云內皆珍寶金銀器物，其成錠金銀并賞賜銀兩猶不在是。此其深藏貽遠，誠竭盡心思，勞費謀畫，若以此而謀國，尚何不臧之有，此爲誤負之罪四也。如所畜家人五百餘名，并袁州所屬皆胥伊親名色，絡繹水路，其供應船隻馬匹，月無虛日，日無虛時，少有

遲緩卽細打罵索雞犬不寧小民無由申控官司不敢叩當雖督運糧船亦且讓其先過至于閘壩商舡未有免其破碎卽今徐淮地方驛門晝閉過客有關文者惟其門樓垂繩上下蓋俱狠僕鄉里之擾害也此當誤負之罪五也如　陛下所食太牢滋味不過數品天下臣民無不知之蓋不極玉食以費天下也當除　陛下賞賜膳盒之外凡窮海之錯極陸之毛絕域之所產人間之所無罔不畢至以供飮宴尤戎四方之待當有甚于待　陛下也其故何哉以國家

之事皆內于彼也此嵩誤負之罪六也如往年虜犯京畿正主憂臣惧之日臥薪嘗胆之時嵩不惟湯無禦備之策尚有乘時之索詐云膝子在門前等相還要錢雖非狄亦聞之可謂國之有人而陰消其犯順之謀乎都人見童穉闘其贖貨病國之久亦爲諺曰介溪介溪介溪好不知幾禍福到頭終有報只爭來早與來遲蓋嵩積惡之極孽貫之盈負恩之殃不小賣國之罪匪輕不能假手于　陛下而但祈假手於上天也爲人臣子致人怨惡之至無可奈何而求乞降禍

于天。其惡可想已。此嵩誤負之罪七也。如　陛下近因邊鄙多事。太倉空虛。雖各處王府苟有羨積亦奉表輸納。以助軍需。蓋以見忠愛之心。且臣子之分所宜爾也。王府于　陛下有骨肉之親。嵩于　陛下有股肱之託。若存一毫愛國之心。當不知何如為郤國之謀矣。而乃因　陛下不信人言。遂愈縱谿壑之欲不顧賢否之混。自為編修以迄于今。聚類養惡。凡為乾兒子三十有餘。其蹤跡尚藏。猶可警省以責後效臣且不敢毛舉。外若尹耕梁紹儒之數。則其已敗露

者也即其已敗露者如此而其未敗露者可知也此皆衣冠之盜獸心之人雖不嚴氏之姓有同一本之親其狐因城貴鼠憑社黠肆毒稔害不可勝紀夫富貴者 人主之操柄而嵩之能貴人能富人如此則其柄不由于 陛下矣此嵩誤負之罪八也嵩之欺天罔人雖汗南山之竹不足以紀其惡縱有蘇張之口不能以言其詳而其尤大彰明較著痛恨太息於天下者茲其梗槩耳臣惟 陛下臨御以來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海內殷富四海向風何至邇年百物盡

耗軍民窮困南征非伐殆無寧歲乎蓋天下之所恃以久安長治者財也兵也不才之文官以賂而出其門則剝民脂膏去百而求償其千去千而求償其萬黎民幾何而不困其困民如此又安有撫恤之政哉不才之武官以賂而出其門則侵漁芻粮或支之不及其時或散之常非其數軍士安得而不弱兵如此又安得有折衝之功哉即今天下之民竭其地之出不足以勝其求殫其廬之入不足以免其禍征誅之酷筭及鷄豚嗟怨之聲徹于蒼旻是以家之賦稅既

有常數而私門苞苴又無定額也不然則臣前所謂數十卓之器皿五間庫之深藏豈神輸鬼運哉官斂之於民而又納之於嵩也嵩之授受若固有之視之若不甚惜而不知箠楚之苦膏血之盡一路之哭向隅之悲惻　陛下聞之亦不能不惕然而憫矣臣惟邇者各處地震由臣專權之徵也而所謂專權者寧有出于嵩之右者乎　陛下用嵩將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而至于傷　天地之和招怪異之至何取于嵩而信任之哉臣聞　陛下之帑藏不足以支諸邊

五年之費而嵩之積蓄。可以贍諸邊數年之需。是不惟孔子所謂富於周公。而且富于　陛下。以四海為富。豈眞不如嵩哉。蓋　陛下之積而有施。而嵩之獨積于無用。祇見其多而為害之甚耳。　陛下與其為賣官鬻爵之令。以助邊用。盍去此蠹財惑衆之臣。以培國之元氣乎。臣又聞數年以來。忠諫之士。敢怒而不敢言者。由嵩交結足以售其奸。陰險足以肆其毒。未為朝陽之鳳。即為立仗之馬。不為廷杖之鬼。則為遐徼之卒。茍有身家之念。孰肯犯大難之端。為此無

用之言。以賈必死之憐哉。是以卷舌而長吁。結氣而有待也。臣爲行人時。每聞臣庶言及切齒腐心久矣彼以尚非言責思懼出位。遂蒙擢用待罪南臺。幸廁當言之路。遭遇受言之君。既知奸慝。復爲緘默。則臣尸位素餐之罪。既不可逭。而國家言官之置不如刻木爲人而列之於朝。且無食祿之費矣。臣非不知嵩日薄西山。黎虛無幾。然一日業乎其官。則一日流毒于民　陛下爲三皇五帝之隆。而容此共工驩兜之柄。以月恒日升之聖。而罹此朝不謀夕之奸。臣不知

天下後世將以　陛下爲何如主也臣非不知謝事高蹈獲勇退之名隱惡苟全養壽命之道何乃自若如此蓋既以身許國則亦人之所不免耳而況於毒民以逞誠非細故爲邊開釁毋由斯人可隱忍自全以貽　王上之憂乎臣非不知憸人無才不足以動人主一爲所動非踈逖之臣未孚之言所能離也然進言在臣聽言在君不敢逆睹其不聽而不進也臣非不知左右交立皆其深締之腹心一言脫口刀鋸伏焉臣亦盡其職焉耳其他不暇顧也臣非不知

世宗聰察無微不燭而容公

孫平介淡者出此報言耳

嵩之數十假子。待嵩而舉火。一庖或去。諸孽安附。則所以爲竊符之救。非石之下者。不知其幾也。臣既爲几上之肉。其後不遑恤也。臣非不知錢至百萬。可以通神。以嵩之富。惟頤指氣使。臣無死所矣。臣雖握粟又何計焉。臣父母垂老。妻子俱少。非不知承歡膝下。樂共妻孥之爲快也。臣死之後。父母失養。妻子零丁孤苦。有甚于天下臣民罹嵩之害也。然時事至此。殊非太平之象。將爲戎馬之場。臣且舉家焚燎自經林木。有甚于失養孤苦者。此時若用微臣之言。猶爲不

遠之復。則臣之父母妻子享安寧之福。有甚于臣之生矣。臣以一死而易天下之治。父母妻子之安。顧不偉歟。夫嵩之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固也。其所以得之不以其道。愈得而愈無厭者。嵩能持之入地下乎。爲後計也。臣亦人也。寧無計後之心。而死 陛下之怒。欲去必不可去之奸。以取必不可生之辱。雖後亦不遑計者。良以世受恩榮作養之德。毋欲捐軀以報陛下之知遇。復欲畏死嘗言而不言也哉。臣犬馬之誠。誓不隨班綴之後。以累平明之治。伏乞俯鑒臣言

將嵩速賜罷黜以謝　陛下并究臣不當訐大臣之罪以謝嚴嵩則臣隣幸甚天下幸甚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二百九十七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選輯

宋徵璧尚木 彭賓燕又

孫咸克咸 參閱

朱司空奏疏

疏 朱衡

修復運河故道疏

上允公北疏乃疏稱河築馬家堤遏之出飛雲橋者延袤入秦溝又置閘建壩築堤導水使旱則資以濟

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而今之治河。又欲資其利。故河流出境山以北。則閘河淤。出徐州以南。則二洪涸

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橋四十餘里間乃兩利而無害自黃河橫流碭山郭貫樓支河皆已淤塞改從華山分爲南北二支南出秦溝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許此誠運河之利也惟北出沛縣西及飛雲橋送上魚臺爲患甚大 聖慈不忍沛縣魚臺之民橫罹水災拳拳欲開故道臣等仰體 聖心亦有勘議上源之請但考之地形參之輿論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至兩河口皆平原高阜無尺寸故道可因即欲濬深無異穿井郭貫樓至龍溝一帶頗有河形又係新淤

無可駐足譬諸取飴於甖隨取隨滿其不可一也黄河所經鮮不為患豫新集則商虞夏邑受之豫郭貫樓則蕭碭受之今欲改復故道則魚沛之禍復移蕭碭其不可二也黄河西注華山勢若建瓴又無涯涘欲從中鑿渠挽水南向必當築壩横截遏其東奔於狂瀾巨浸之中築數里之壩為力甚難其不可三也役夫三十三萬曠日持久勞民於既疲之餘徼功於難必之地騷動三省其不可四也大役踵興工費以數百萬計置乏之後措置無策一有不繼前功盡隳

其不可五也。臣以為上源之議可罷。惟開廣泰溝。使下流通行。修築南長堤以防奔潰。可以甦魚沛昏墊之民。

裁冗費以便民疏

革裁閘夫

今運河自瀕市一帶乃元人故道。而我　成祖命先臣宋禮濬治之。於時測量水平。計濟寧平地。視徐州不得水準則河工難就此都守徵之說也境山山頂相準北高南下懸至三十丈故曾橋閘以南稍啓立洄。自徐州至濟寧。往往待水須半月始達。雖屢議增閘添夫。猶不免膠淺之患。蓋東兗之民。患

於力役者百六十年於茲矣。屬者改鑿新渠。舍卑就高。因之遠避黃流。而地形平衍。泉源徭遞。異時舊河（此時議者皆以一渠滿不能容全河之水。又云南陽夏鎮之閘尚下。可應公執前說。河工卒成）之陡駛。今皆無之。是以自楊莊閘迄新店閘。俱不事啓閉。飛挽。日行可百餘里。即徐州至濟寧。度不過三四日止耳。而濟寧以北。舊渠之水。亦遂停蓄不竭。故閘官與各夫徒株守河濱。漫無事事。請如大立言。罷各官之麤設者。以所汰夫役銀直。悉改編銀差。徵解東省。用備河渠之費。

治河疏　　濬淺築堤

國家治河不過濬淺築堤二策濬淺有漕黃交會之異濬漕黃者或爬或撈或逼水而衝或引水而避此可人力勝者茶城與淮水會則在清河茶城清河之淺無歲不然蓋二水互為勝負黃河水勝則壅沙而淤及其消也淮漕水勝則衝沙而通雖用人力水力居實七八（以清水刷濁泥治水便策）築隄有截水縷水之異截水之隄可施於閘河不可施於黃河蓋黃河負湍悍之性挾川潦之勢所向何堅不瑕顧可以一隄當之乃縷水之隄不然河蹊淮入海運道實資之故於兩岸築隄不使其

從旁潰溢始得遂其就下入海之性蓋以順爲治非以人力勝水性故至今百五六十年永賴不變查清河之淺應照茶城例每遇黃河漲泛時穵挑河潰導令淮水衝刷則雖遇漲而塞必遇落而通惟清江浦清江浦非名川瀆且內水卑於外水丈餘開安可下閉留人所以修五壩也水勢最弱出口處所適與黃河相值比因民舡踩鬧往來不閉遂至沙淤壅塞既有妨運道復貽患淮郡宜於黃水盛發時閉各閘惟進鮮貢船隻聽令經踩探有滯入沙淤隨即爬撈毋使停滯若海口訪自隆慶三年海嘯後壅沙倒灌低窪之地積渚難洩今前

水固已消涸。尤宜時加試測。設有沙淤。隨即疏濬。毋得積塞。有誤大計。至於築隄黃河兩岸。止是護水。不得以攔截爲名。

翁司馬奏疏

疏

翁大立

革種馬以助軍需以袪民害疏 革江南種馬

伏讀嘉靖六年二月十三日詔書一欵。應天府所屬論丁養馬。近因俵解馬駒。每年止解備用馬價。所養種馬。或有倒失。仍復責令買補。民亦不堪。着兵部通

行議處以蘇民困欽此欽遵臣有以仰窺　皇上恤
窮民釐弊政以保安畿甸甚盛心也當時本兵之臣
寢格不行臣不可求其故矣今日巡歷應天等府小
民遮道泣訴皆以年饑缺食兼養種馬為累臣因思
之以害民之馬供邊海之需一舉而袪六害興六利
通變宜民之政無大於此宜　上德達下情無忌於
此臣請先言養馬之害而後及革馬之利為　皇上
陳之竊惟財賦出於東南戎馬產於西北各因物土
之宜以定貢賦之制自先王以來未之有改也我

太祖定鼎金陵。以郊圻之內。不可缺馬。大江之南。不便養馬。故以太僕寺設在滁陽。總領牧事。而應天等府。每十一戶養馬一疋。初無今日種馬之多。養馬之家。給有牧地。免其差徭。亦無今日孳養之累。自永樂十五年。每十丁養馬一匹。成化二十三年。官收地租以歸太僕寺。弘治八年。偶因淮揚水荒。以江北之馬寄養江南。於是應天府屬八縣。共養種馬四千六百四十匹。鎮江府屬三縣。共養種馬二千三百四十匹。太平府屬三縣。共養種馬一千四百六十五匹。寧國

（考牧圖不缺馬戶條鄰滁陽仍可牧馬蓋地南暑濕有似西北聖祖之經制非無深也共役乃歲弊耳至於寄養江南則物性不宜馬蕃不可）

府屬南陵縣。其養種馬七百五十匹。廣德州屬建平縣。其養種馬八百匹。民之被害。日漸極矣。國初論丁養馬。丁不編徭。近來人戶逃亡。槩派丁田出辦。單丁下戶。亦被科擾。其爲民害者一。馬頭之中另編群長。每名歲歛貼戶銀三十兩。群長之外。又編醫獸。每名歲歛藥餌銀十二兩。其爲民害者二。官徵地租。野無隙地。求牧與芻而不得。又歲派草料銀。多至六兩五兩少亦四兩。是猶紾其臂而奪之食。又扼其吭而使吐也。其爲民害者三。江南地卑。而馬性惡濕。故每歲

倒損什之二三。因有問罪賠償之費。每匹不下二十兩。其爲民害者四。每季點視印烙。管馬之官。皆有常例。而吏胥里老。又以紙劄罰贖供應之類。科擾窮民。其爲民害者五。先年備用馬價。每匹不過十兩。近已增至三十兩。其本色赴南京兵部者。每匹費銀五十兩。江浦六合二縣。解赴北京者費尤倍之。其爲民害者六。況今水旱饑饉。頻歲相仍。海防料價。加派不已。民有菜色。而雲錦望其成群。人齧草根。而芻秣欲其常給。愛物之心重且長。仁民之心輕且短。如是而謂

能仰承德意撫恤民隱可乎今若革之則群長貼錢醫獸工食歲省銀八千四百兩草料等費歲省銀六萬五千兩點烙盤費問罪紙贖追陪價直與常例之類歲省銀六萬二千兩至於備用馬價牧地子粒初不因革種馬減損分毫其利一也種馬既革則管馬通判主簿皆可裁省其俸錢柴薪馬夫門皂工食等項通判員下可歲省銀二百八十餘兩主簿員下可歲省銀一百一十餘兩其利二也每革種馬一匹做通州革馬事例每匹徵銀二十兩可得銀十九萬九

千九百兩。一勞永逸。民亦願輸。以此起解兵部。接濟邊費。其利三也。臣見沿海護塘之外。皆鐵板沙塗。馬可馳驟。令以種馬選其堪戰者千餘匹。分給總兵叅將遊擊把總等官領之。則倭奴之犀槍利刃。不足以當臣之輕騎。跣足裸形。不足以當臣之勁鏃。既有舟師截之於海。復有騎士拒之於邊。地形既得。長技在我。其利四也。蘇松水鄉。素不畜馬。軍興以來。急用馬匹。故華亭上海嘉定太倉等處。有司不得已。勒粮長辦之動以百計。臣雖量行革去。未能盡減。今以其餘

者給沿海州縣領之不追其直可免粮長出辦之累其利五也應天寧國廣德等處里長上役必有走遞馬輒被馬戶索詐每賃一匹日科銀數錢今以其餘者官賣與民每匹可得銀四五兩供軍前草料之需其利六也夫天下之事利害相乘利少而害多臣不願為也利於官而不利於民臣不願為也今革馬之利既如此畜馬之害又如彼則亦何憚而不為哉或者謂民間畜種馬乃愛禮存羊之心恐種馬既去則馬政日廢似未可革臣請闢之夫北方養種馬賴其

群跳孳生。人猶以爲所養非所用。奏請裁革者。今江南之馬。已解折色。種馬畜實爲無名。山東河南江北等處。固不得比例奏請。臣以爲革之便者此也。或者又謂幾甸之內。畜有馬匹。則緩急有備。臣又請闢之。今之沿江沿海。設有騎士以禦外侮。固將以衛內地也。萬一有警。持尺寸之紙。可使立至。況南京本色馬。未嘗議革。苟有征調。不患無馬。臣又以爲革之便者此也。昔御史錢嵘以鄉官而能行之於通州。臣爲巡撫。不能行之於列郡。臣實愧之。是以開陳利害。剴切

上請伏望勅下兵部，遵照前奉詔旨斟酌時宜，將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所屬民間種馬，盡行革去，容臣選其堪戰者，給兵騎操。以其次者給民走遞，仍於養馬縣分丁田內。徵取價直，以解兵部。念江浦六合二縣衝疲已極。一槩徵取馬價，免其本色解京，將管馬通判王簿盡行裁革，其備用馬價草場地租，督責掌印官馬科吏依期徵解，違者聽南京太僕寺與印馬御史按法參提，而又即以應天府管馬通判，着落催併種馬價銀完日赴京改選，則百餘年之弊政，盡

行淵除五府之人心無不稱快臣所謂通變宜民無大於此宜上德達下情無惡於此者非虛言矣

論黃河疏　　治河

今淮河自泰山廟至七里溝淤十餘里而水從朱家溝傍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合于黃河聞者無不駭異然臣以爲宜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復平江伯故道則淮河可以無慮臣所患獨在黃河雎宿之間遷徙未知所定泗州　陵寢甚有可虞臣請濬古雎河由宿遷歷宿州出徐州小浮橋以洩徐呂二洪之水又

規復清河魚溝。分河一道以下草灣。免衝射之患。南北運道。庶幾可保。

論河道疏　治河

臣竊計治邳河閼阻之策有三。一開泇口。一就新衝。一復古道。然三者利害。恒相參焉。從馬家橋經利國監入泇口出邳州。則可以避徐溝河徐呂二洪之險。引薛河鴻溝之水溝溢水陸通行。諸驛遞分司。畧可併省。而徐邳東鄙之民。亦漸復業。其便者五。然而山

（利國監在徐州北南直東皆分界處也）

水驟發。則須多張水門。廣開水櫃。利國監多伏石。須

紆回避之。即河已成。猶當勞費數年而後可久。其為不便者三。此開泇口之利害也。從曲頭集抵莊官樓河所衝刷。久自成渠。勞費不多。而道里更近。且河入雎寧必不南决。又無徐邳橫射之患。匙頭灣之險。而平野築堤。可免嚙齧。其便者五。然曲頭集截河大壩。費亦不貲。新堤難固。水至復决。又當糜雎寧一縣。併于邳州。其為不便者三。此就新衝之利害也。復故道則二總漕糧得水可濟。漕舟九百餘艘可出。可以還百年運道。可振業徐州而存雎寧。便者四。然而百數

十里之淤。視房村工費尤鉅。置沙兩淮。勢亦崩塞。掃滂築堤。雖築不固。且河流所棄。多不能復。不便者四此。復故道之利害也。請以臣三策下工部定議。行河道漕司撫按諸臣。協同舉事。以責成功。

論河道疏　治河

新河之成。勝於舊河者。其利有五。地形稍仰。黃水難衝。一也。津泉安流。無事隄防。二也。舊河陡峻。今皆無之。三也。泉地既虛。黍稷可藝。四也。舟楫利涉。不須挙挽。五也。顧道路之言。或稱未便者。以魚臺滕沛沮洳

時河決

邳州自睢寧至宿遷淤百二十里公議開新河

底湖、谷亭沽頭、市塵失利、乃倡浮言以搖國是耳、臣請以一得之慮、熟陳於前、夫漕河故資泉水、而地形東高西下、非有湖爲之積潴則涸、故漕以東皆有水櫃、非有湖爲之宣洩則潰、故漕以西皆有水壑、此先臣宋禮之紆畫𦒸雖悉、獨到者、今新河實師其意、遇黃流逆奔、則以昭陽湖爲散衍之區、遇山水東突、則以南陽湖爲瀦蓄之地、慮不可謂不周矣、然水有歸壑、隄始無虞、宜大與人夫、踈冏冏墓一帶開通以達于鴻溝、令谷亭湖陵之水、皆入昭陽湖、又昭陽湖水

沿鴻溝以出留城。其湖地退灘者。盡上腴之田。按之可得千頃。令民得種藝其中。計畝出賦以供河渠之費。計無便於此者。

論河道疏　治河

薛河之水。夙稱湍悍。今盡注于郗山湖。入微山河以達于呂孟湖。此尚書朱衡經理之績也。惟呂孟湖之南爲邵家嶺。黄流填閼。地形高仰。以故秋水時至。翕納者小。而反浸淫平野。奪民田之利。又微山之西馬家橋屬者草創一堤以開運道。土及未堅。而時爲積

水所撼以尋丈之址。二流夾攻。慮有傾圮。宜甃邵家嶺。令水由地浜溝出境山以入漕河。則湖地可耕。河堤不潰。而更于馬家橋建減水閘。相旱澇以爲啓閉之節。斯通漕之長策也。

論河道疏　治河

臣按行徐州循子房山過山至於境山入地浜溝直趨馬家橋。上下八十里間。可別開一河以漕。其利有十。自秦溝濁河至徐州洪諸狂瀾激湍。遠不相涉。一也。依山爲堤。雖有洪濤。必不泛濫。二也。漕舟循堤而

上。牽挽不難。三也。無茶城淤淺之患。省盤剝之費。四也。由馬家橋至境山四十里。由境山至徐州洪四十五里。視舊河為近。驛遞夫價。並可減省。五也。驛路改從新堤。往來徑捷。六也。徐州募夫可併。呂梁三洪徭夫可遂裁革。七也。計沛縣六舖至境山築堤百里。當用銀十三萬有奇。今開新河。則長境可緩。費蓋大省。八也。糴穀貯倉。假上役以濟饑民。兼節財賑荒兩途之術。九也。棄舊河以為水壑。即河決谷亭沛縣。從鴻溝以泄。徑小浮橋徐洪運道無梗。十也。顧其難亦有

三。地浜溝當築大壩。接黑龍潭。堤至揚山壩西當別開一道。至舊河。繞出茶城。及開渠建閘。費皆不貲。此其難在工費。歲屬大饑。而徑夫工食。往往不繼。待逋之民。惡譁易生。此其難在工食。役夫二萬。仍聽沓體。而錢粮不益。淹以歲月。必招謗議。此其難在工程。犯此三難。以興十利。臣固未易辨也。惟 上幸集廷臣議之。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